



海外生活

# 华裔女孩郑悦彤:走下T台,站上讲台

□ 郑悦彤



莫纳什大学本科毕业时与父母的合照

12岁时,我跟随母亲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国家,尤其是我所在的城市墨尔本,它是一个极富文化艺术底蕴的城市。

这里的人们也十分友善,当我早晨去社区公园锻炼身体时,遇到迎面走来的陌生人,我们会彼此微笑示意。

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年纪比较小,适应能力强,但还是存在一些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隔阂。当时,我妈妈在墨尔本开了一家咖啡店,我有时候会去帮忙,因此不得不和很多当地人沟通、接触,这让我更快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同时语言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小时候在国内就学习了声乐、钢琴、书法、国画等与中华文化相关的课程,所以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学习西方艺术的过程中,能够将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结合起来理解。

比如说京剧的艺术表演形式对于德国史诗剧的发展的影响,它们中间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再比如中国的水墨画是写意画,西方油画素描是写实画等。这些都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艺术,让我对每一种艺术的历史和来源都产生兴趣,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也让我能在西方社会生活时,仍然保有中国的文化底蕴。

在澳大利亚读中学时,我参加了各种音乐活动,两次被选入学校的欧洲巡演合唱团,多次担任领唱,且在十二年级时获得了学校年末晚会上领唱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机会。

高考时,我在中文、英文、创作艺术和音乐科目中都取得了心仪的成绩。十八岁,我进入莫纳什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主修中英翻译,辅修德语。

本科毕业后,我决定进修美声唱法,因此进入墨尔本大学攻读音乐硕士学位,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

在读音乐硕士期间,有一门学术研究的课程是让我们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我当时选择研究京剧和西方音乐剧,主要讨论梅兰芳先生的梅派艺术,为此我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最后,在班上做报告演讲时,我让老师同学们都了解到这种中国的艺术形式(京剧),他们也从我给他们播放的视频、图片以及讲解中感受到京剧的美。

2019年,一位澳大利亚福清同乡会的阿姨推荐我参加了澳大利亚中国旅游小姐选美比赛。我之前上舞台都是唱歌,而选美比赛还需要展示一些其它技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因为比赛中需要学习走台步,所以我每周都要参加两到三

次的台步培训。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要穿十几厘米的高跟鞋,一练就是一个下午。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学会了如何自然地走台步和摆造型,这次经历让我能够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体验一个不同类型的舞台。在比赛中,我获得了“最佳气质小姐”的好成绩。

比赛结束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音乐演出都取消了,我就选择沉下心来,在墨尔本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同时在墨尔本的新金山中文学校担任华文教师。因为我爷爷、姑姑、婶婶、妈妈都是老师,我成为一个老师是延续了家族的传统。

在墨尔本,想要成为华文教师有一定的要求,首先是大学要学习与中文相关的一些专业,因为我本科时学的就是中英翻译。在上完两年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以后(我现在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我们会获得一个实习期的教师资格证。然后还需要找到一份教师的全职工作,并在之后拿到正式的教师资格证。

目前,我教的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孩子们年龄小,比较活泼,在课堂上不太好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觉得在管学生的同时也要把学生当作平等的个体看待。

比如说上课不能乱跑,回答问题要举手这类课堂纪律问题,我会先让学生们自己说课堂上有哪些纪律,他们自己说出的话,他们就会比较能够遵守。然后我就把学生们说的纪律,写在白板上,他们一旦忘记了,我就指一下白板提示他们,这样做的效果要比单纯的管教学生好得多。

另外,中文对于没有相关背景(指父母非中国人或华裔,家中无中文环境)的学生来说学起来比较困难。我觉得,要想让学生愿意好好学习,首先要让学生愿意呆在这个班上,让学生喜欢老师,喜欢上中文课的感觉,最后就能喜欢上学习中文。

我的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

有时候一下课就会有一群孩子围到我的身边跟我说话,这让我觉得很暖心。

有个学生一开始对学中文热情不高,为了让学生改变对学中文的态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我采用了一些方法,一方面是我平等地对待所有学生,认真听学生要说的话,他上课如果愿意举手发言,即使说的跟提问的关系不大,还是要认真听他说完,这样他才觉得自己受尊重。另一方面是我在教课的时候尽量多安排了一些有趣的活动,鼓励所有学生参与,不要给学生压力,他们就不会怕学中文。通过我们一整年来的相处,这个学生上课越来越积极,会主动举手发言回答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作为一个老师,看到学生这样的变化,就会很有成就感。在日常的授课过程中,我也会让学生们互相帮助,合作学习,这对于他们中文水平的提高也很有效果。

我们有一本中文教科书,在授课时,先从中文的拼音以及四个声调开始教,然后再教一些简单的汉字,比如“大”、“小”、“高”、“低”这些。

教中文的第一步就是教学生声调,这个对他们来说特别难。所以我一开始是采用肢体动作让学生理解并且记住,让学生自己也

动起来,不同的声调用不同的姿势来表达,这样能让学生更快地记住。

作为华文教师,我希望学生们不仅会说中文,还会写汉字,因为我觉得汉字是中文的精髓。

通过观察其他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我自己的实践发现,教汉字比较好的方式是把汉字当成图画一样教。比如在教学生写某个汉字的时候,可以让他们自己联想这个字像日常生活中的某一样东西,这样学生会觉得有趣,也可以加深他们的记忆。

不过,对于笔画比较多,比较复杂的汉字,就要让学生对照着字多练习,练习多了自然就记住了。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多背单词,要多和母语者多多交流,让自己沉浸在相应的语言环境中,才能最大程度的提升语言能力。

现在,我即将完成自己的教育学硕士课程,也已经教中文一年有余了。期待日后我能继续在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中为传播和延续中华文化、语言和艺术出力。

作为华裔青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要为自己的文化自信,但不要盲目自傲,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地去传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华裔青年》)



在线给学生们上中文课



出国留学

## 中国留学生:担心、调整、希望

□ 李翔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至今,留学生成为因疫情而受到冲击的群体之一。疫情对他们影响几何?目前留学生活状态如何?

### 在美留学生:相比疫情的反复,更担心种族歧视

李一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采访时他刚到美国不到一周的时间,还在“倒时差”。由于疫情影响,两年的研究生课程,他在国内上了一年的网课,“第二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学校上课了!”

李一帆说,此次来到美国,肯定要在疫情防护中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和生活,会尽量做好自

身防护,“不过家人还挺担心的,来之前带了很多防护用品,并且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表示,相比疫情的反复,更担忧美国因种族歧视引发的安全问题,“我更担心有不讲道理的种族主义者,这将使我的留学生活有了不安定的因素”。

### 在日本留学生:在辛酸中寻找希望

由于疫情的反复,导致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留学生王康申请硕士研究生延误了一年。他曾在2020年2月从日本回国过春节,可直到12月才返回日本。在国内的王康错过了申请攻读硕士学位

的机会,导致他不得不2021年从头再来,重新申请研究生学校。

王康还说,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靠勤工俭学,而疫情的蔓延导致他打工的餐厅和酒店歇业,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这些收入大概占了我日本生活费的40%”。

如今他已顺利通过第一阶段的笔试,9月底将参加申请研究生学校的面试,这也算是通过努力为这一年的折腾带来的一丝慰藉。

据王康介绍,在日中国留学生整体防疫意识较高,此前大使馆和领事馆也为留学生群体发放了“健康包”,另外学委会定期会统计本市的中国留学生的防疫物资是否充足,如果物资储备不足,

学委会向领事馆提出申请,“所以,中国留学生的防疫物资是比较充足的”。

在学委会服务期间,王康还在申请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将多余的“健康包”分发给日本同学,“这也算是对日本同学此前在中国疫情严重时的支持的感谢与回馈吧!”

### 意大利留学生:想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意大利是中国留学生赴欧学习深造的热门国家之一,在疫情有所反复的情况下,在意大利的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什么影响?

马啸说,2020年疫情对意大利的冲击很大,但进入2021年之后,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疫情的影响。“以我在的佛罗伦萨为例,已经有大量的游客进入,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样子,也已经可

以堂食就餐了,唯一就是会有限流,需要排队购买。”

事实上,意大利目前每日仍有数千的新增病例,马啸也表达了担心,“此前一段时间,意大利的每日新增有所下降,当时会觉得疫情见到了曙光,但是因为边境开放,确诊人数又增回来了”。他说,这个情况和去年暑期很像,但政府今年没有什么特别的防疫控制政策,民众的防疫警惕性也有所下降。

如今,学校的课程恢复成线下上课,只是大班的课改成了小班教学,马啸说,“但我的毕业因为疫情被迫推迟了一年。”而他身边也有同学是这个情况。

马啸到意大利四年,因为疫情有两年多没有回家了。马啸和家人保持着线上交流,他盼望着疫情结束早日回国,“到时候一定要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中国新闻网)